

心有所想

烹制生活

■高海峰



厨师的职责是烹制食材，码文字的职责是烹制素材。食材源于土地和水，素材源于生活和底层。食材需要采摘挖掘收集整理，素材需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。食材需要分类筛选，素材需要系统归类。食材需要调料，需要烹制，需要把控火候；素材需要技巧，需要处理，需要艺术加工。素材源于生活，所以码文字的整天烹制素材，也即是在烹制生活。

食材讲究鲜活地道，素材讲究真实可信；菜肴讲究色香味形器自然而然、相得益彰，作品讲究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立意恰到好处、浑然一体；菜肴讲究色形器无条件服务于香味，作品讲究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之于立意当如众星捧月、绿叶衬花。

厨师做出的菜肴不能没有个人特色，码文字的东西不能无我，具体而言即不能没有个人的思想、观点和用意。正如一堆食材与调料放在一起不叫菜肴一样，一堆素材与表达形式连缀起来也不算作品。有人说一切景语皆情语，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切景语皆“我”语。

由此想到那些杰出的中医开方和作曲家谱曲。同样是平平常常的几味中药，到了中医手中就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三两服药即可让一个久治不愈、痛苦不堪的病人摆脱梦魇；同样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，经作曲家一组合，即可变作行云流水、令人三月不知肉味的天籁之音。诀窍在哪儿？显然是融入了他们的判断与认知、他们的经历与体验、他们的思想和追求，

也即是融入了一个又一个最关键的“我”。

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作家这是在说什么？在说“我”，在诉说他自己的满腔怨恨与满腹寄托。著名作家巴金在长篇小说《家》“跋”中说：“我写《家》的时候，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，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挣扎。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，也陪着他们哀哭。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。”这与其说是在用文字创作，不如说是在蘸着自己的血泪情感向人表述。

其实不光是码文字的会在创作中融入自己、融入情感与心声，包括读者，好多时候也会不知不觉被带进去。为什么好多人读着读着会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？为什么会会心一笑、忘情起舞？为什么会怒不可遏、拍案而起？显然，读者此时也成了书中的一员，也在随着书中的情节跌宕起伏、不能自己。将其说成共鸣也好，说成同频共振也行，总之都有“我”的介入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，要想最大限度感染、征服读者，首先必须感动、征服作者自己，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作者“我”的参与。

相比于不朽的传世之作，那些为写景而写景、为抒情而抒情的，形式固然可以很美、很流畅，但终究显得苍白乏味。有人将其形容为“无病呻吟”，话是说得刻薄了些，但的确说到了痛处、说到了根本。这恐怕也正是立意为先、文循意出的原因所在。

走走看看

红海遐想

■孙星亮

红海沿岸有埃及、苏丹、厄立特里亚、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家。红海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，是世界上含盐度最高的一个海，因两岸属于相对干旱地区，缺乏河流将淡水注入其中稀释。

到厄立特里亚不看红海，犹如到泰山不看日出、登黄山未登莲花峰。

远观红海，山川环拱，烟波浩渺，坦荡无垠，天水一色，“山映斜阳天接水”。

近观红海，波光粼粼，雄浑壮丽，让人昂扬奋发、境界旷达。

晨观红海，曙色初临，百舸争流，千帆竞过，“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”。

晚观红海，暮色苍茫，潮水渐退，微风吹拂，奇贝争现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海有海的共性，看到红海，想起中国的海。张若虚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描述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日月盈亏，潮起潮落，这是大自然的造化。

海的宽广与博大，曹操在《观沧海》中是这样描述的：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可见海的雄伟壮观。

看到海，使人洒脱旷达、超然物外。

感受海，向往它的厚重与深邃，敬仰之意油然而生。

红海温顺而安详、慈柔而广纳、雄浑而苍茫，看到它，才悟出人类的渺小与狭隘。

一粒石子能溅起浪花，柔之所在；万吨船舶，轻而浮起，刚之所存。所以海的刚柔相济，给人以超越自然的遐想。

海有诗一般的韵味，站在海边，心灵与海水可以无声交谈。

海底可有龙宫？可有荣华富贵、贫穷压迫？可有尔虞我诈、故弄玄虚？海底的鱼鳖虾蟹是否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？海不回答，它平静而坦荡、包容而接纳。

红海有海盗，出了海盗也未能玷污红海美誉，红海依旧平静，荣辱置之度外。

红海千百年来哺育两岸人民，造福两岸百姓，长幼妍媸、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。这就是海的品质、海的性格。

海也有发怒的时候，一次海啸，贫富贵贱、官宦庶民，尽收腹中，然后依然平静，是非功过，任人评说。

海无边无际、无遮无拦，包容纵横山川，接纳芸芸众生，胸襟宽广、仁厚慈爱。

到了海边，城市的喧嚣与嘈杂、拥挤与重荷，尽抛九霄云外，心灵得到净化洗涤。

站在海边，狂吼一声，喜怒哀乐，孤独郁闷，一应抛向大海，心中释然。

看海，可以陶冶情操、修德养性。

我赞美大海，赞美海的品德。在厄立特里亚生活两年，我亲近大海，提升自我。虽然我不能拥有大海的品质，但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。

心窗片羽

晨起漫步所见

■翟赞华

一
漫步大楼工地边，
吊机上下舞翩跹。
老乡头戴安全帽，
撑起珠城一片天。

二
三个馒头手中握，
路边早饭省时多。
工人刷脸闸门进，
只待云霄奏凯歌。

三
北国玉蝶舞，
南疆花竞妍。
九州域辽阔，
冷暖两重天。

往事如昨

装在瓦坛子里的岁月

■孟永峰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个物件与母亲紧密相连，它静静地躺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，承载着岁月的低语和家的味道。

在我老家的老屋里，黑色大方桌下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瓦坛子，这些坛子里装着母亲腌制过的艰难的岁月，装着浸泡过的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，也装着我的童年。

其中，有一只黑色的坛子，做工略显粗糙，釉色已有些脱落，坛口露出内里斑驳的陶土色，里面装过咸鸭蛋。比起母亲腌制的那些咸菜，咸鸭蛋是我小时候最期待、最爱吃的美食，也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味道。每当母亲看我吃饭时难以下咽的样子，就会煮个咸鸭蛋悄悄塞给我。看到哥哥姐姐羡慕的眼光，母亲总说：“你弟弟小，身子骨弱。”说完，母亲就偷偷地背过身去摇摇头，叹一口气。在母亲心里，也想给每个孩子都煮一个咸鸭蛋的，但母亲不能，因为母亲需要攒着这些咸鸭蛋，挑到集市上换钱，换来我们几个的学费。那时候，有亲戚留在我们家吃饭，咸鸭蛋也是能拿出来招待客人的最体面的吃食。

每当秋风寒，母亲就开始忙碌，把大大小小的瓦坛子里里外外刷得干干净净，准备腌制各种蔬菜，有辣椒、豆角、萝卜、腊菜等。母亲先把蔬菜洗净、切碎，再晾干，然后放入大大小小的瓦坛子。腌制的过程很长，母亲总是满怀期待。她会定期打开坛盖，饱含情感地观察着腌菜的变化。当从坛子里拿出的第一盘腌菜被端上餐桌时，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幸福。可是，那时候的我看到这些我们日常的下饭菜时，总会噘着嘴不情愿地拿起筷子。我讨厌这些腌菜，比起天天都吃的腌菜，我更喜欢吃咸鸭蛋。母亲说，一个咸鸭蛋两毛钱，谁家舍得天天吃，吃不起呀！那时候，我家养了几十只鸭子，正是靠着它们下的蛋，我们姐弟几个才完成了学业。

岁月如梭，时光荏苒，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，母亲却老了。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好多年了，再不能腌菜腌咸鸭蛋了。那些瓦坛子上落了厚厚的灰尘，我却不舍得扔掉它们。它们静静地躺在大方桌下面，张着黑黝黝的瓦坛口，像在诉说着往昔的日子，诉说着我童年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在那个黑色坛口上嗅了嗅，仍然能闻到童年深处的味道，一股咸鸭蛋味从我心底升起，那是母亲的味道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更是岁月的味道。